

# 一個「草地人」看「大臺北」

——兼談半年來的所「得」——

物一陳順強

據說可愛的「準院轄市」的大臺北在五十五年年底有1,156,487+1人，比高雄市的608,845人要幾乎多一倍。那所加之一人蓋指本人是也，因我去年身懷「戶口遷出證書」若落荒似地逃到臺北，往第七「鼠」舍一鑽。也摸不清我那間「斗室」是屬古亭區、大安區或大同區或……；又平素怕上官廳；又幸好未駕著我那輛老爺車撞上戶籍老爺，就成了道道地地的無業「流」民。

一跨上臺北車站，首先看到的「無理」（物理）現象，便是中正路上對方的黃燈一亮，此方的「氣」車便一個勁兒的開足馬力向前衝。這大概就是我們那位博學的高中物理老師始終講不懂的「脈動」（Pulse）吧！看慣了南部的牛車與行人爭道，此番壯觀景象倒是生平第一次，念物理倒是該在文化水準比較高的地方念啊！首先領會到的高級社交詞令便是：當（去聲）、亂、蓋、猛、暴、鐵、老「包」。如：看那老「包」猛真是亂用功的，聽他蓋說一科當一科，這學期鐵補考真是暴慘的。強記一番，到時套上兩句，博得個：「這老『包』修養還亂不錯的嗎！」安慰！又據細心的研究，下港臺語和北部的高等臺語，有點出入。最典型的便是「念書」：中南部一向講「塔朥」，而北部則云「塔朱」。既窺得此奧妙於是乎，和操臺語的臺北人士便兜他幾圈兜到「塔朱」上，以示吾亦勉為北部之高等人物哉，此一得也！

國立臺灣大學面對羅斯福路的校門，那氣派比我以前念的那間擁有數間磚造教室的國校的大門還小，只比幼稚園略強。而且松樹掩映，黑影斑駁，半遮半掩的蓋住了「校名」，也許這就是洋派吧！一進校門，赫然有警察先生一名在座，後來才弄清臺大的校警保障校內的騎車相載，不掛車牌，高速飛車等。

臺北的公共「氣」車，名聞全省，暱名是「市虎」。此虎後門有雌虎一名當家，更如虎添翼，猛勇無敵。成功嶺的華克猛犬式戰車也不過如此罷了！據臺

北人傳授的秘訣：若最後一人上車，趕快朝人羣中臥倒，千萬別先拿票給「牠」剪，否則命不長矣，此又一得也！

一學期下來，收穫豐碩，化學期中考，just down (59) 物理期終考just make (60)。一前一後，前後輝映，巍為千古奇觀！而英文只要一發作文，一禮拜可免吃水果，維他命「c」足矣！大概是拿慣了鋤頭的手不慣細活吧！

第一次上物理實驗課，抱著滿腔熱誠去做「Angular Momentum」，直做到七點，草草抄完Data。此番大驚，非同小可，直歎此生休矣！然「上天庇祐善人義士」，日復得到秘方，四點半回家也不稀奇了。於是乎物理學家當不成，但「理論『實驗物理』學匠」倒是有資格了。蓋學有九等，曰：「學霸、學閥、學究、學徒、學匠、學生、學士、學者、學家」如今教書曰匠，理髮曰師，得屬於匠，於願足矣！

話說通學方式，最高級的是手抱數本洋裝書，瀟瀟灑灑地踱方步走上情人道；其次是擁有摩托車一輛在道上風馳電掣而過；下焉者如吾等騎破車一輛，University Days中所形容的各種交通工具聲音集於一身。三天一小修，五天一大修。只要向車棚裏一撞，不是鋼絲斷就是骨架折，經常於半街蹲下作修理狀。

住宿舍或不住在家的必要條件是擁有幾件手帕、內衣、襪子，此依高興洗濯之情緒週期而定。每逢週末，常可看到「總掃蕩」，而且無人到臺大男生宿舍收內衣。蓋臺大學生太閒了，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趁此機會磨鍊磨鍊也是不錯的。

不聞臺北的空氣，不知臺北的偉大；不進物理學會，不明吃角子機的厲害。前者足以使窒息性毒氣自嘆弗如，後者是以令你不知一文。

第三種是被忽視的孩子：本身缺乏愛和關切，也就認不出朋友對他的意義，遇到了問題常覺得困難重重，看不出朋友能替他解決什麼，久而久之，對別人漸有著疑懼和不信，覺得社會很冷酷。

除了幼時的環境外，早年的記憶也可凝成日後的想法。曾經有個孩子，常和母親無理取鬧，後來原因被發現了，他有個記憶：「有回我躲在家裏的一隻大箱子中，母親卻以為我走失了，焦急的到四鄰尋找。」這個孩子日後漸漸覺得：「在生活上要得到別人的

注意，我們就得給別人帶來麻煩。」這可憐的孩子與母親爭吵，只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關切而已。

大多數的人，都有一個較正確的生活觀念。但每個人也都或多或少的有些不幸的經歷。這些早年的經歷，也就是我們生活上不快樂的根源。一旦我們能掌握它，我們就有力量改正它。這在於一個人的勇氣。反省的越深，越覺得生活領域的廣闊，而更能成為一個快樂、積極、敬業樂羣的人。